



# 春風化雨

夏安居悟師父開示

## 善措其心

見澈記

前幾天，有幾位居士來香光寺參訪。我問他們對香光寺印象最深刻的什麼？有的回答：「大殿裡的觀音菩薩很莊嚴！」有的說：「師父們親切的笑容，讓人感到怡然。」也有喜悅地說：「一句句的阿彌陀佛，令人印象最深。」更有一位說：「我想知道，為什麼有人會想出家，究竟宗教的力量在那裡？」

大家有沒有想過：為什麼在同時空的接觸中，竟有如此不同的感受、想法及尋覓的差異呢？這是由於每一個人對外界訊息的攝取各有不同的執著、偏好，也就是所謂的根器差別。

每個人都有其獨具的思維、推理方式，也正因這獨特、獨具的思維、推理、想像、判斷的差異，當每個人六根面對外境的塵境——色、聲、香、味、觸、不淨是形色或顯色，所緣緣攝取的角度也必不相同，譬如有人偏好綠色，無論到那裡他就是喜歡綠色的系列，同時也會對其他的顏色提出評論，甚至將個人不舒服的感覺，強加在別人身上。對事物對人也是一樣，這是個人在心中先具足的排斥能力，而到底排斥些什麼？往往自己尋不出個道理來。究其原因：從遙遠的過去生世到今生今世的環境、社會文化薰染所成的習慣，我們一直是隨著自己的好惡攀緣，再

擷取自己習慣接受的東西，而且每個人都無意的安排下塑造了自己。因此，如果讓自己去像什麼，自己成就些什麼，就要措心——要造因造緣。

華嚴經上說：「若人欲了知，三世一切佛，應觀法界性，一切唯心造。」心是空性的，可以隨緣也可以造緣，當我們一起心、一動念，便成了我們的「緣」。有一次，六祖大師遊歷到廣州法性寺，聽到二位僧人正在爭辯著：「一個說風動，一個說幡動，兩人僵持不下，六祖大師便對他們說：『不是風動，也不是幡動，是仁者心動。』」平常我們一直以為自己是清醒的，是自由的，事實不然，要知一切的行爲、語言、思想，乃至學習並不是行爲過去就烟消雲散，只要你一動念便是一個「緣」，便攝納於心，可以說一切「緣」便攝納於心，即成爲新薰的種子，它會成爲潛伏的勢力，一旦遇到境又會現行來支配，影響我們的身、口、意。當然，它的現行可能即刻，也可能不久，更可能在遙遠的未來，重重疊疊，有新薰的、有尚未現行的。所以，如果我想：我要做個解脫的自由人，就要堅持信念——人是可以創造佛性隨緣的自然，對自己所選擇的知覺，是非善惡要保持高度的覺醒，還要認識自己、訓練自己、教育自己，謹慎的在這些緣上加以抉擇，在緣生緣滅中，找到不生不滅的理則，這就是造因造緣。

佛陀告訴我們：衆生心本來就具足佛菩薩清淨無漏功德；但是如果沒有善措其心，時時去觀照它，有所抉擇去貫徹它，就不能顯出智慧功德。祖師大德說：「平常心是道」，並不是說這樣吃飯、睡覺就是道，而是說堅持一個每天都要修的法門，念念在茲，了了分明。亦即一切的行爲活動的過程都是修行，修行中間會有失敗的挫折或成就的滿足，但遭遇挫折時，不氣餒、不動搖對佛道的追求；成就時也絕不因此志高氣滿，都能以坦然的心來面對，就是這裡所謂的「平常心」，也即是養成與道相應的習慣性。

到那裡，這個願力就恒存在那裡，只要我們實踐了，成就就在「作」的當中。

「造因造緣」，緣是處處皆是，而心願要堅持。在造緣的當下，即是對自我的期許，以真誠對待當下的信念，才有一分力量去貫徹。蓮池大師聽融禪師說一句「老實念佛」，就能有成就，爲什麼？「老實」是善能把握每一時刻、每一心念、每一因緣。「老實」在平常中道盡了以真誠來創造屬於自己的緣——善措其心即是真我生命的呈現。

## 不偏不倚之道

自淳記

雜阿含經裡有這麼一則記載：在佛的弟子中，有一位二十億耳尊者，未出家前就是一位琴師，出家後每天非常精進修習佛法，一發起道心，恨不得立刻成佛，因此就徹夜不眠，然而煩惱並沒有斷除，許多的妄想仍在心中奔馳著。過了一段日子，情況沒有得到多大的改善，他反而感到懊惱，於是繼續修道的念頭，也像洩了氣的皮球，再也鼓不起來了！

佛說：「二十億耳！以前你彈琴時，琴絃若是拉得很緊，彈出來音調能和諧嗎？」他回答說：「不能。」佛又問他說：「琴絃若是放得太鬆，能彈出和諧的音調嗎？」他回答說：「不能。」佛說：「把琴絃拉得不緊也不鬆，音調怎樣呢？」他不假思索的說：「那才和雅悠揚啊！」世尊含笑說：「二十億耳！修道也是這樣，精進得太急了，若身體疲累，又不能達到預定的目標，結果只會增加失望；若是不夠精進，就像鬆絃的琴，想要彈出悅耳的曲調是不可能的。所以，修行要用平常心、長遠心，修學攝受所學的法，不要太急躁，不要太鬆懈，也不要太執取法相，如此修行，自然會依著這樣的準則思惟修習，不久就證得了阿羅漢果。

減少修護費，真是一大福報。平常大家用功精進，並不是要大家把自己的氣力在二、三天就用完。常聽一位老和尚說，有些同學感念無常迅速，到佛寺請求用功，發願要不倒單，不休息一直打坐、拜佛。老人家慈悲成就他，但又不放心，半夜起來看同學還在拜佛、打坐，坐得很莊嚴；二更再看，坐得已經有點歪；三更再看時，已經趴在地板上睡著了；五更老和尚做早課，同學已在牀上呼呼大睡起不來，白天添補昨夜不足的睡眠。乍看起來好像是笑話。其實，我們常常如此，猛覺時間的短促，驚鴻一瞥，擦身而過，突然間某些人的生命離開了，剩下的是一個軀體，使人心驚膽戰。這時對生命的意義，會提出重新思考，更覺此身非我，不是無常、不幸、意外來臨才非我，例如明明知道時間有限，但眼睛睜不開，心念亂奔馳，專注提不起。所以修行是要對生命的意義與價值做慎重的思考、選擇、決定，從身心、人我、苦樂社會中，權衡輕重緩急，掌握步驟原則方向，達到不偏不倚中道，自我訓練、自我教育。

困苦，絕不動搖承擔如來家業的志。

時光在默默的努力中過去，智賢堅貞的志節，不畏強權，戮力弘傳佛法、度化衆生的精神，感召許多好樂佛法的人。隨著人數日益增多，僧衆有儀則的風範，六合交融相處的生活，蔚爲當時尼僧團的楷模。

及至符堅稱秦，風聞智賢的高節，益加敬佩，於是織纈了一襲袈裟——相傳價值百萬，是花費三年才織成的——來供養法師，一時傳爲美談。後來智賢住持司州西寺，更加努力弘顯佛法，接引衆生信解入佛法堂奧，嚶取佛法的甘露法味。

晉太興年間，智賢已逾七十高齡，日夜仍然精誠誦法華經一遍，從不間斷。據載：在寺的周圍，她的寮房附近，許多珍禽爭相棲息，每當智賢經行時，鳥兒便在她的身旁鳴叫、追逐、嬉戲——這是法師的慈悲感通萬物所致吧！

智賢比丘尼，本姓趙，父親趙，原是常山扶柳縣令。智賢雖是生長在官宦人家，却迥異於一般女兒家的氣息，從小就具有高雅的節操，言行舉止節而有度，且志向貞固。

智賢比丘尼，本姓趙，父親趙，原是常山扶柳縣令。智賢雖是生長在官宦人家，却迥異於一般女兒家的氣息，從小就具有高雅的節操，言行舉止節而有度，且志向貞固。

### 崇行錄

## 智賢比丘尼

傳尼丘比自錄

一弱女子，雖值亂世，猶能堅守操持，如蓮花。出污泥而不染，遺餘芳，誠爲後學宗仰。

常山，是個民風淳樸的地方，居民世代定居於此，虔信佛法，過著富樂安穩的日子。但是，自從杜霸當太守後，便有了很大的改變。

杜霸是個篤信道家黃老之術的太守，平生最憎惡如出家釋子。因此，在他苛政的安排下，許多寺院一日的減少了，爲了達到逐僧、辱僧的企圖，他甚至訂定標準來考驗僧人，除非通過他設計的陷阱，否則不允許出家而遁令還俗。他的陰謀是：以非一般人能力所及的作考核標準；在這樣嚴苛的考核下，不僅尚未披羅的年輕人望而却步，甚至出家已經很久的僧人，也被迫捨道還俗。正當平靜的社會、文化秩序被破壞，佛法被摧殘，僧伽後繼堪虞之際，只有一个人無有憂懼，始終屹立不爲所動，她就是智賢比丘尼。

智賢比丘尼，本姓趙，父親趙，原是常山扶柳縣令。智賢雖是生長在官宦人家，却迥異於一般女兒家的氣息，從小就具有高雅的節操，言行舉止節而有度，且志向貞固。

出家以後，在同儕中表現更是優異，不論戒、行各方面的修持都能兼備，胸懷曠達而不隨俗流。

就在杜霸舉行引起滿城風雨時，智賢毫無畏懼的在城外大興道場，延攬各地長老大家於一堂，弘行佛法，道風日盛一日。終於，她被簡試的日子來臨了，在所有與試的尼衆中，只有她意氣揚揚自若，憑著軒昂的氣宇，無礙的智辯，使杜霸的陰謀無計可逞；而智賢清逸和雅的儀態，雍容的談吐，也使杜霸萌生邪念，意圖染指，便虛造因由，強迫她獨住一處，自己則暗中窺探或屢次造訪，心存不軌。智賢識知太守的邪惡，暗自發誓寧毀身命，絕不沾污佛門戒法，苟且偷生。就在杜霸露露猙獰的笑容，欲加非禮時，智賢極力抵抗，且嚴厲地揭穿杜霸挾脅迫害的詭計，杜霸因此惱羞成怒，拔刀連連砍了智賢二十餘下，頓時血流如注，直到她悶絕倒地始罷手離去。不久，智賢才慢慢的甦醒過來。歷經這一場浩劫，她更加苦守志節，發憤猛進，雖艱難

智賢比丘尼，本姓趙，父親趙，原是常山扶柳縣令。智賢雖是生長在官宦人家，却迥異於一般女兒家的氣息，從小就具有高雅的節操，言行舉止節而有度，且志向貞固。

自慶譯